

語入邪地



1939

他鄉人語

葉鼎洛著

一九二九年八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他鄉人語

每冊實價七角半

一——二〇〇〇

著者 葉鼎洛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處

北平琉璃廠
南京永漢路北
廣州永漢路北

北新書局

目次

上部（小說）

故友……………一

一個吃鴉片的人……………三三

南行……………九三

秋愁……………一三五

阿巧……………一三五

下部（散文）

他鄉人語……………一六一

苦惱中的享樂……………一九五

到溧陽去·····	二四七
鼓浪嶼·····	二八五

故友

大概因為秋天一定要下雨，所以天便下了雨，大概因為下雨一定要下幾天，所以便連下了幾天；然而這便使Y為難了，這種非人力可以戰勝的阻礙，使他一連在朋友那裏住了幾天。

幸而天晴了，雖說太陽在這時候偏偏奇貨可居地不肯爽快地露面，柏油的馬路上也畢竟收乾了。於是他辭別了朋友，在久違的西北風吹動中，踏着常常相見的柏油馬路走回家裏來。

Y的所謂家，原本在一幢洋松房子的樓上租下一間屋，而所謂樓底下，却是他的一位學生的家。因為學生是讀書人，所以會寫文章，因為能夠寫文章，所以有寫字檯。為的是送信的郵差不願意騎着腳踏

車上樓，所以凡是他的信札也都擱在學生的寫字檯上。他回來，他朝那寫字檯上望了。

「有一封信，Y先生！」本來躺在床上讀 *Madame Bovary* 的學生忽然豎起來說了，於是Y也便看見了他的信。

信是從本埠寄來的，拿在手裏輕鬆鬆，早已知道不重要，但是拆開來也並不一定費力氣，所以他就拆開來。

信上說：「別來久矣，近况何如？武昌路把晤時，猶目前事也，而其實則事隔三年矣，光陰何其速，人事乃多變！然而老友固無日不形諸夢寐中者也。今弟已來上海，欲過訪，不知路之遠近。請速來江南旅社。一敘離衷。兄善飲，今宵其同作一醉乎？」

「那裏來的信？書局裏催你去拿稿費嗎？」對着小孩子一般的他這先生，學生這樣不存心跡地問他了。

「目今那有這樣順當的事，這是一個老同學來的信。」

老同學來的信，老同學住在江南旅社，江南旅社自然是愛多亞路上的江南旅社了。久住洋松房子的他，腦中驟然有了講究臥房的圖畫了，於是他便又忽然掉轉身，而腿便又跨到柏油馬路上。

他從公共汽車站上跳上了公共汽車，這汽車便像是他自己的^一般，穩穩地把他送到江南旅社去。

但是汽車確也還是慢，在那隆隆然的震動中，他想起從前的這位老同學來了。

老同學姓胡，所以在習慣上他便稱之爲「胡」，這也猶如他之被稱爲「Y」一樣。「胡」是有峨嵋山的S省人，但他從十八歲起便到上海來進了教會學校，所以上海話不必說會講，就是外國話也顯然不會說得不通了。不過，終於因爲說外國話不能算行業，所以結果他便

和Y同了學。同了學，他便忽然又成了××家，成了××家，第一便學會了搽粉，搽粉之後便常到外面去走路，走了路，他便分明廣有交遊了，所以當時的「胡」在許多學生之中算得很闊的；但也有機智，這機智，便是使人們將來飛舞騰達起來的。

八年之前，大家同住在一個學校裏的宿舍中。彼時穿洋裝的學生還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多，所以獨獨穿洋裝的「胡」便常常像立在人頭上，每逢娛樂會，少不了他要立到台上去，有時候，也在人多的地方說出有道理的話。於是大家認識了他的個性，但那個性又終究有點模糊，其模糊的道理便是畢竟不知道他是「啥路道」，然而他家裏很有錢的事情也畢竟是大家相信的，因為如果家裏不是真的有錢，便萬萬不能夠離開了遠在天邊的S省，到上海灘上來穿洋裝了。

可是有一次，對於別人他却失去自己的信用了：那便是在一次學期

之末，當買了許多上海物品榮歸故里的倥傯中，坐着汽車去趕輪船的時候，他把別人的洋裝穿去了。於是乎大家疑心起來，但又不能確定說他壞，只好等開學的時候去證明他。開學的時候終究來到，胡却穿了自己的洋裝重新搬進宿舍中。

「胡！你還記得穿了我的一套衣服嗎？」那人便不得已而這樣委屈地發問了。

然而胡憤然而且幾乎藐視一切了：

「胆小的人！不要着急，那衣服，我已經穿破了，請你記住罷，我是不要揩油的，加倍還你好了！」他便這樣說。

但是「加倍還你」的事情似乎也沒有實行，第二次學期之末他仍然要榮歸，在這次榮歸之後，大家就看見一個西裝裁縫在到處訪問他的住址。

關於這些事，Y也清楚地知道，但是也知道他另有一番說不出的道理，所以終究和他成了好朋友，而且近乎知己了。

幾年之後，大家因畢業而分手了。畢業之後的Y是到C省去當教員，但胡却在上海無職業地混。這之間，成為好朋友而且近乎知己的Y和胡，便也時常通着信。倏忽間到了暑假，立也榮歸到上海來。在炎暑逼人的一天，他們在武昌路碰頭了。又在秋風送爽的一天，他們在一個教會學校的宿舍中住下了。當這數載闊別；各敘離衷的時候，在雪亮的電燈光下，他們便互相勉勵而也互相稱讚起來。那時候的胡是仍然在上海混，而Y則還是想繼續教書，所以不多久，他們便又分手了。

「你是有點路道的，也很聰明，前途是無論如何不怕的。」胡說。

「你自然更有路道，更聰明，前途自然更不用怕了。」Y說。

「但願你再弄點路道出來，將來我們便可以合作。」胡說。

「這只能希望你了，我的手段究竟比你差一點呢。」Y說——這便是他們分手的時候說的話。

轉瞬間又是一年過去了。Y仍在C省教書，而胡却忽然回了S省，照他的來信上說，知道他在教書了。在第一個學期之末，不幸的Y終究被C省的學生趕了出來，前途很渺茫，而和胡的來往的信札却不期然地繁密了。十分信託Y的胡，在幾封信中要Y到S省去和他合作另外的事情，而心神不一定的Y，却又忽然回到上海來。

這樣一來彼此便忽然斷絕了音信。這其間，正當憤怒之後的Y便到日本去，胡或者仍然在S省教書，而彼此的音信便好像格外應該斷絕了。

轉瞬間又是很久久的時日過去了。革命軍忽然從長髮賊發祥之地浩蕩蕩殺奔湘漢之間來，所向披靡而復向長江下游一帶橫行過去，其勢將要直搗黃龍了。這其間，跌坐在蓬萊四島中的Y天天在看日本報，而胡則仍然無消息。也有人傳說，說胡忽然又到了漢口，似乎也成了黨國要人了，有點路道的胡，本來有飛黃騰達之相的胡，如此其有指日高陞的希望的事情本來不足奇，而甘居下賤，想以文字彌補牢騷的Y，心裏却有點悶悶了。

但是有甚麼辦法呢！轉瞬間終於又到了最近的一年了。國家多事，輿論慌張，北京是已經改爲北平了，南京終究還是南京，這其間，時運不濟，運途多舛的Y，又兜圈子似地從北邊回到上海來，洋房便成了他的家，依然想以文字彌補牢騷，也想用酒來澆息憤火，而或者已經連陞三級的胡，那音信却愈加來得杳然了。

然而好朋友畢竟是好朋友，現在居然得了胡的消息了，這是何等快樂而且出於不意之間之事呀！坐在公共汽車裏的Y，便把這些故事想起來了。

隆隆然震動着的公共汽車慢慢地震動到三茅閣橋，到了江南旅社的門口了。既然到了門口一定有門，Y便進了門，既然是旅社一定有電梯，Y便由電梯升到三層樓，於是乎結果來到22號的房門口，暫時立定了。

因為不敢造次，Y所以在房門口暫時立定的，而裏面也居然有了女子的聲音，於是乎Y只好用指頭在那平截門上敲了幾下：

「胡！胡！胡在嗎？」

開門的不是胡，是一個穿短衣服的人。立在穿短衣服的人的後面的，是一個穿長袍子的女人，然而胡終於露面了，他那種虎背熊腰的

身體，丹鳳眼臥蠶眉的面貌——靠了這個他從前所以也扮了關公的——宛然還是當年宿舍中的胡，也還是在武昌路時候的胡，仍然穿着洋裝，打着領結，不過似乎已經發福了，而面孔上也已經不復搽粉了。是值得歡喜的事情，是應該寒暄的事情，於是他們緊緊地握了手，在一種久別重逢而因而不免稍爲呆頭呆腦的情況之下，胡首先開口：

「這便是Y，」他對那個猶還立着的女人說，「這是我的 wife。」便又指着那女人對Y說，「還是當年的情景，不必客氣呀，坐！」繼而這樣說。

誰又料到朋友的旁邊驟然有了一個 wife 呢！誰又料到這一次的胡帶了一個嫂嫂來呢！直到現在還沒有結婚的Y，心裏忽然有點悵惘了，加之是，那嫂嫂有一個灰白的面孔，扛肩胛。細條腿，猶如有病

的三十幾歲的女人，這和漂亮的胡似乎不相配，過於和胡要好的Y，在這情況之下有點拘束了。

但是還有甚於此的哩！他看見，那穿短衣服的直立在門口，還而且，臥床上放着一盞鴉片燈。

本來是，一年四季過着不分晝夜的生活的Y是寧可妬忌那種循規蹈矩的人而決不至於攻擊鴉片燈的，況且，吃過漂亮女子的虧的他寧可痛罵那種像樣的太太小姐而決不至於反對這種頹廢的女子的；不過，終於因為事出意外，而且近乎情節離奇，所以他便隱隱然有了點和自己不相干的失望了。

然而終究因為是老朋友的緣故，而且那女人已經是嫂嫂的了，所以那拘束便在老朋友的面前消去，那失望也在嫂嫂的身體上抹掉了。

免不了的還是寒暄：

「今天才到嗎？從那裏來？」

「到是到了三天了，來却是從廬山來的，因為是在廬山上避了一個夏天的暑。」胡說。

「那廬山的風景真是好，上海這個怪地方，我是不喜歡的。」大概也究竟因為Y是胡的老朋友，所以那嫂嫂也便不拘束地插進來說了，聽他的口氣原來也是S省人。

「怎麼到了廬山，一向在那裏的呢？何以沒有信？」Y說。

「怎麼到了廬山？從漢口來不是就順便到了廬山嗎？你還不知道我們在漢口住了一年嗎？信，我是一連發了幾封的，那就只要問你了。」胡像當年在宿舍裏的時候一樣不客氣地說，這也原是他向來如此的口吻。